

# 他俩曾用同一个笔名

——茅盾、索非署名微明的几篇文章考释与厘清

■ 王建军

笔名考证中查核、辨伪工作的重要不言而喻，诚如茅盾先生1957年给叶子铭的信中所说：“把别人的文章，算到我头上来了，那会闹笑话的。”但笔者发现，多种文献对茅盾笔名“微明”的考释，还真“闹”了“笑话”。

## 《茅盾著译年表》中署名“微明”的四条记录

《茅盾研究资料》(上中下)是茅盾研究的重要文献，由茅盾研究界两位前辈孙中田、查国华编，作为“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(乙种)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3年5月出版。笔者在其下册中《茅盾著译年表》查得有关“微明”最早的四条记录(以下简称“四条”)，全录于下：

1929年11月

论嫉妒 Radjabnia 著，微明译。载于《新女性》第四卷第十二号，11月。

爱与诗 微明。载于《一般》第九卷第三号。

1930年1月

公道 [西班牙]FPi Arsuaga 作，微明译。载于《中学生》创刊号，1月1日。

1933年11月

“读破一卷书” 微明。载于《中学生》第三十九期，11月1日。

2010年1月，在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”名义下，《茅盾研究资料》列入“中国现代文学史全编·现代卷”，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再版，《年表》依然收录有“四条”。

茅盾年谱是茅盾研究的另一重要文献。由唐金海、刘长鼎主编的《茅盾年谱》(上下)(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)，是目前茅盾年谱编纂中最为完备的。笔者在该《年谱》中查得同样的“四条”，前三条仅存目，第四条摘引了《“读破一卷书”》的主要论点，照录于下：

《“读破一卷书”》(文论)，署名微明。载《中学生》第三十九期。说，“读破万卷书”，“固然不见得有人能办得到，但是，‘读破一卷书’却是可能的，而且，就只要真能够读破一卷书，也就够用的了。”读破一卷书的人，“就我所知道的友人中，就只有两个人是曾经下过这样的工夫的”，“一个是盛国成，一个是巴金。”(按：盛国成是世界语学者，著有《世界语全程》)

以上两种文献的出版至今均逾二十年，所列录的“四条”，似乎从未有见诸文字的“异议”。其实是“张冠李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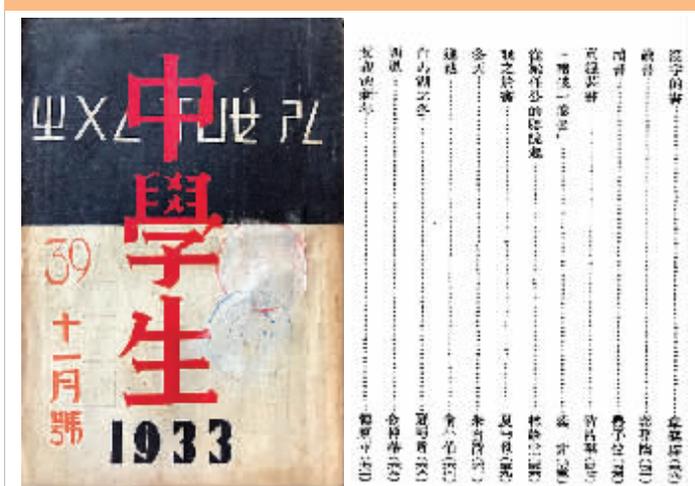
## 茅盾不懂世界语，“四条”全系索非著

先看《“读破一卷书”》。该文刊于1933年11月出版的《中学生》第三十九期“关于书(随笔)”栏目，文中“慎重”介绍了“微明”的两个“友人”盛国成和巴金的读书方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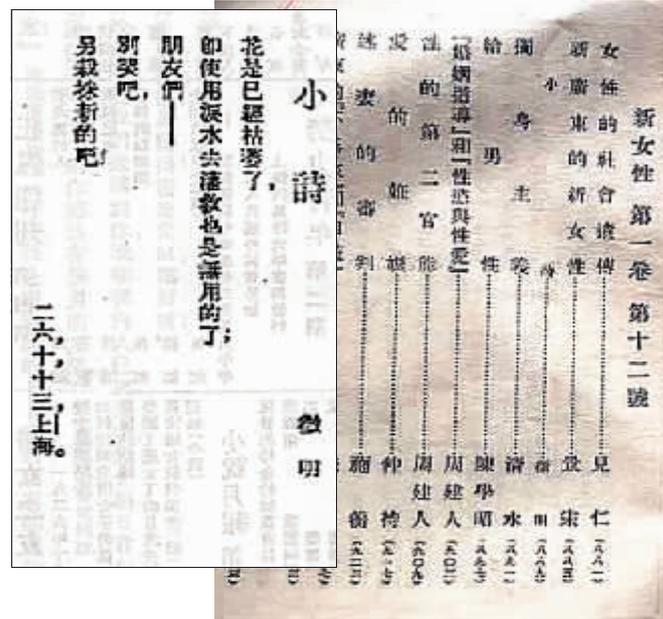
盛国成，“按”的介绍是世界语学者，茅盾与他是否相熟无资料可查。

写巴金的内容全录于下：

巴金是中国文坛颇负盛誉的



《“读破一卷书”》最早刊于《中学生》1933年第三十九期，署名“微明”。但在出版于1935年的《没字的书》(中学生杂志丛刊24)(右图为该书目录页)中，该文署名已改为“索非”。



索非在《新女性》第一卷十二月号首次署名“微明”发表补白性质的《小诗》。

小说家，他懂得许多种语言文字。每当他学习一种语言文字的时候，也是采用了“读破一卷书”的方法，选取了一本于文法上文体上都能够算做模范的书来反复地读，一遍，两遍，十遍，百遍，每读通一种语言文字，便读破了一卷书。我亲眼看见他把一本一的书读到破碎不堪，还是像要把书本吞下肚去似地埋头阅读。我真佩服他这样的精神。

写出这样的文字，应该与巴金相熟，而那时的茅盾与巴金并不熟。1933年4月他俩初次见面后不久，巴金去了日本，直到1935年8月巴金成为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后，他俩开始有了交往，但主要与出版事务有关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他俩的交往才开始多起来。

那么，“微明”是谁呢？是巴金好友索非。

其实，不需要浪费上面的文字，就可直接确认“微明”是索非的笔名。开明书店曾出版《中学生杂志丛刊》三十八种，这是由中学生社在已出的《中学生》中将“文章性质相近”的一些文章编选而成的。1935年6月出版的《中

生杂志丛刊24》《没字的书》，辑有作品五十篇，《“读破一卷书”》收在其中，但已不再署“微明”，而改署“索非”。这说明，“微明”是索非的笔名。

文中提及的盛国成，是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创始人之一，索非在学会曾任干事，他俩是好友。盛国成编著的《世界语全程》，就是经索非介绍由开明书店于1929年9月出版的，该书有一个版本所署的校对者“A.A. Sofio”就是索非。

1929年1月，从法国回到上海不久的巴金，与新婚的索非夫妇住进了宝山路宝光里14号一幢石库门楼房，文中“我亲眼看见……”是真实情景。这是一段仅见的索非写巴金的文字，十分珍贵。

也许《“读破一卷书”》的“微明”易查得为索非的缘故，万树玉的《茅盾年谱》(1986)未收该条，却收录了另三条。事实是，这三条也明显存在着错误。

《公道》是译文，发表时署“西班牙 F.Pi Arsuaga 作，微明译”，文末特别注明“译自世界语”。茅盾是支持世界语的，但不是世界语者，而且他“只懂英语”(庄钟庆

《茅盾答问实录》)，所以把译者“微明”确认为茅盾时，首先应怀疑其真实性。

茅盾于1928年7月初开始流亡日本，直到1930年4月5日回国。在他回国前，《中学生》创刊。茅盾在《我走过的道路》中回忆说：

还在一九二九年底，我得国内来信，开明书店将出专供青年阅读的月刊《中学生》，要我写一篇文章。我考虑的结果写了《关于高尔基》，登在《中学生》创刊号上。

是谁“写信去约的稿”？叶至善在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中说是他父亲叶圣陶。《关于高尔基》是茅盾在日本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，发表时用笔名“沈馥”。《公道》与《关于高尔基》同刊于《中学生》创刊号，如果《公道》为茅盾所译，他为何未在回忆中同时提及？所以，此“微明”不是茅盾，是索非。索非是世界语者，那时又是《开明》月刊的主编，《中学生》创刊向他约稿很正常。

《论嫉妒》刊于1929年12月出版的《新女性》四卷十二月号，而《年表》和两种《年谱》均误记为11月。该期《新女性》是停刊号，取而代之的就是1930年1月创刊的《中学生》。《论嫉妒》也是译文，发表时署“Radjabnia 著，微明译”，文末同样特别注明“译自世界语”，此“微明”还是索非。

## 茅盾、索非都曾以“微明”为笔名

茅盾很早提倡和关注新诗，早年译诗不少，但新诗创作寥寥。而索非早年在《文学旬刊》《文学周报》就有新诗发表，后在开明书店出版的《新女性》和《一般》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新诗。这些新诗大多篇幅短小，属补白性质。

从现有资料来看，1926年12月1日出版的《新女性》第一卷十二月号发表的《小诗》，是索非首次署用笔名“微明”。这也是一首补白性质的短诗。

索非为何取“微明”为笔名？这与他的经历有关。1922年春，索非与友人六不如来到苏州洞庭东山创办平民小学。1923年，他在这里主编无政府主义刊物《微明》，由微明学社出版。为了纪念这段人生的求真之路，索非进入开明书店后，把自己主编的一套丛书命名为“微明丛书”，编者署为“微明学社”，“微明”也就自然地成了他的一个笔名。

笔者经过考证，在开明书店早期出版的几种杂志，比如《新女性》《一般》和《中学生》上出现的“微明”，可以确认为索非的笔名。

除了以上四篇，还有发表在《中学生》第四十三期署名“秉丞、微明”的《新工业参观

记——日工业用品》，叶圣陶用了“秉丞”，索非就用了“微明”。“新工业参观记”是系列文章，第四十一期刊有顾均正的《纺织业》、第四十二期刊有索非的《造纸》等。抗战爆发后，因上海沦陷，《中学生》被迫于1937年6月出至第七十六期后停刊。从那以后，索非就不再使用“微明”作为笔名了。

茅盾笔名研究的文献，较早的有查国华的《关于茅盾的笔名》(1978)和孙中田的《茅盾笔名(别名)笺注》(1979)，两文均认为茅盾开始署用“微明”是发表译文《公道》。在《笺注》发表前，孙于1978年在《吉林师大学报》连载的《茅盾著译年表》(1896年至1949年部分)，尚未列录“四条”或部分。但他俩初期的这些研究成果，后来或否定或有变化。下面是一些事实。

孙中田的《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》(1980)，收有《年表》和《笺注》。《年表》为“1979年2月三稿”，已收录“四条”中的后两条，《笺注》中茅盾首次署用“微明”也改成了《蝙蝠》；2015年该书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，《年表》系“2012年9月整理、修正”稿，仍然收有后两条，《笺注》未有变化。1983年版《茅盾研究资料》(下)，收入的《年表》(1949年以后部分应由查续写)有“四条”，《笺注》中“微明”是发表《蝙蝠》；2012年版除“少量排印错误外”，《年表》与《笺注》未作“任何修改”。查国华的《茅盾年谱》(1985)以及他的《茅盾生平著译年表》和《茅盾原姓名、笔名、别名》(刊于《茅盾全集》《附录》，2001)，首次署用“微明”均为发表《蝙蝠》，但未见“四条”或部分。

其实，《年表》与《笺注》是关联的，即《年表》与《笺注》中最先出现的“微明”应是同一个。《笺注》中“微明”已明确首次见于《蝙蝠》(刊于1934年2月27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)，实质上是否定了“四条”。如果《年表》中仍列录“四条”或后两条，看似《年表》编制问题，实则是笔名考释不严谨。很显然，唐、刘的《茅盾年谱》存在着同样的问题。

由于笔名考释不严谨，认为“微明”首次见于译文《公道》的，还有翟同泰的《〈茅盾著译年表〉补正》(1986)和丁国成、于丛杨、于胜的《中国作家笔名探源》(第一册，1986)等；另有认为译文《论嫉妒》的，如《茅盾笔名印集》(1984)、徐迺翔和钦鸿编《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》(1988)、周锦的《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大辞典》(2)(1991)等。

据现有资料，在《蝙蝠》以后，茅盾署用笔名“微明”发表的文章尚有：《阿四的故事》(《太白》第一卷第六期)，《祝全国文艺家的大团结》(《文艺阵地》创刊号)，《忆五四青年》(1938年5月4日《立报》副刊《言林》)，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还发表了《女人与装饰》《聪明与矛盾》等，在《文艺阵地》上发表了《所谓时代的反映》(《游击中间》)及其他等。